

毛詩集解

世世
九八
之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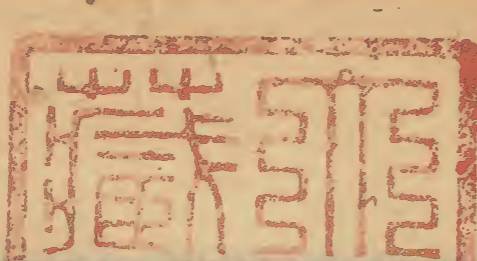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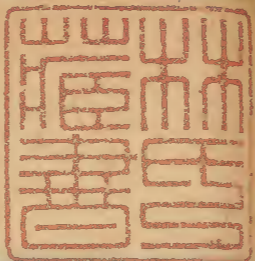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〇	六	三
一	三	九	三
五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〇	二	漢
九	五	〇	書
二	八	六	
〇	五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55 (100)		
函號	339	118	

共二十三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八

臣工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

草文庫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庀乃錢鎛奄觀銍艾

李曰

此詩乃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樂歌也古者

天子之祭祖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祭畢而

歸必有遣之之禮故因其遣之也則又從而勅戒

之焉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來朝因

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勅戒而遣之於廟孔

毛詩李适黃實夫集解卷第三十八

通志堂

氏之意蓋謂此詩維莫之春故知其有為春來朝也烈文之詩亦諸侯助祭之詩然觀其所告之辭則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則告之以長守其富貴至此詩則專言農事諸侯助祭事畢將歸故不可不戒勅之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國之大事莫急於農天子巡守諸侯之國觀其土地開闢則賞之土地荒蕪則黜之諸侯之所以為賢否惟在於土地之或開或荒則知農功者正諸侯之急務也天子可不戒勅之乎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正此意也嗟嗟臣工嗟嗟戒勅諸侯之辭乃堯典之咨汝羲暨和舜典之咨十

有二牧甘誓云嗟爾六事湯誓云嗟爾萬方有衆之類皆是起語之辭臣工者諸侯之臣亦如後世所謂臣僚是也鄭氏謂諸侯也又謂諸官卿大夫也鄭氏以臣工為諸侯卿大夫其說不通王氏以臣工為事君業其官其說亦與鄭氏無異至於保介則謂保民而介其君其說鑿矣鄭氏乃撫月令曰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即車右也介者甲也車右之被甲執兵者也古者天子在右御車在中介車在左乃天子親載耒耜則以耒耜參于御保介之兩間則其保介當據鄭氏月令為說成王所以戒諸侯乃曰嗟嗟臣工嗟嗟



保介蓋惟是戒諸侯之臣特借臣工保介以為言也諸侯之臣與於農事告之可也保介者在車之右雖天子以耒耜參于御保介之兩間而農事實無與焉故知所謂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其實戒勅諸侯故借臣工保介以為言也爾之公事不可不致其謹王者固已錫之以成法矣其有未知者則當謀度之於王未知其意而臆決之非所謂錫也釐鄭氏以為理王氏以為治不如蘇氏以為賜詩所謂釐爾圭瓚則亦是賜也維莫之春言是時春已莫矣鄭氏曰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周之季春正于耜之時也農

功方興故可以趨農事若以夏之季春則農事無及矣維莫之春乃周之季春也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此則泛言治田之事也於美也皇大也於乎美哉乃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年大受其明則本於上帝故周廟至今享此豐年之福為諸侯者其可不戒哉於皇來牟乃后稷以此教民稼穡惟后稷教民以稼穡故功勳由此而著其明則實受於上帝乃天誘其衷也故謂明昭上帝焉后稷教民稼穡而享有年之報為成王者亦以此而戒諸侯使諸侯命我眾人序乃錢鏞奄觀

銓艾庠具也釋詁文曰錢鉞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鉞宋仲子注云鉞刈也蓋刈物之器也鎛說文曰鎛獲禾短鎌田器也釋名曰鎛獲禾鐵也說文曰鎛獲禾短鎌也言命爾衆人具其錢鎛所以耨田而奄忽之間觀其刈禾也鄭氏以奄為久不如王氏以奄為忽蓋言其速也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莊子亦曰耕而鹵莽之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惟能庠乃錢鎛乃能有銓艾之望也若所謂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自錢鎛至銓艾宜若久也而乃曰奄觀銓艾蓋有其實者必享其效如是之速也

黃曰成王即位之初諸侯以職來祭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此詩言諸侯助祭遣於廟祭畢而遣其歸之詩也觀成王之戒諸侯勤勤於農夫細民之事其意以為天以父母斯民之任畀于一人而予一人以父母一國之任畀于庶邦冢君其可不以民為念乎臣工鄭氏以為諸侯卿大夫李迂仲以為諸侯之臣不如蘇黃門以為羣臣百工其說為近曰嗟嗟臣工蓋所以嗟嘆而感發之也如所謂嗟我農夫嗟我兄弟嗟爾萬方有衆之類是也嗟爾羣臣百工爾亦當敬其所在公者乎敬爾

在公則不可以家事廢國事不可以已欲奪民欲
 為民之念不可一日忘也天子巡守諸侯之國土
 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土地荒蕪人民凍餒則有罰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則農事者諸侯之所
 當先也嗟嗟保介者諸侯之車右也月令孟春之
 月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保介即
 車右也成王既戒羣臣百工又戒保介御事其諄
 諄不已之意無非以農事為念則成王愛民之心
 亦可想矣曰維莫之春以見民事之不可緩而惟
 恐農務之或失也曰亦又何求如何新畝以見自
 農之外無餘事也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來牟之

貽非一日矣昭上帝之命以成康年之效者此我周
 家之法也爾諸侯之既至其國則當命我農夫具
 乃田器庠乃錢鎛以為深耕易耨之資而觀銍艾
 於乃亦有秋之日此皆吾民所不可緩之事而爾
 諸侯之所當盡心者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而孟子以民事不可
 緩告之然則成王之告諸侯意其在此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李曰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禮記月

通志堂

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
 樂祈穀實春則因民播種而以啓蟄之時而郊夏
 則恐旱暵為災而於龍星見之時而雩皆所以祈
 穀于上帝者也上帝即天也以其體而言之則謂
 之天以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帝之與天果其
 有異乎孔氏以郊為祭所感生之帝雩為總祭五
 帝是皆惑於六天之說者也噫嘻嗟嘆之辭也歐
 陽以成王即周之成王然觀噫嘻成王亦是成王
 業耳言周之王業既成明而且至不可復加矣惟
 當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已百穀之種非一故總
 而言之謂之百穀鄭氏以農夫為主田之吏孔氏

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然觀大田之詩曰曾孫
 來止非親率而何王氏以為王親率之是矣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周禮遂人凡治田野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
 夫之地方三十三里餘百步也夫萬夫之地一夫
 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
 乘是萬也既廣長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
 則百夫為三十三里而此章言三十里舉成數而
 言之也亦猶詩三百五篇而謂之三百也古者耜
 廣五寸二耜為耦耦如論語所謂長沮桀溺耦而

耕是也一川之間有萬夫固有萬耦故曰十千維耦大發爾之私田而終三十里民之服於耕者有十千之耦服如書所謂服田力穡之服同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有公田私田者八家之田也穀梁曰私田穀不善則非吏公田穀不善則非民古者治平之世上下相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下之戴上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此上之愛下也為其上者惟恐私田之不熟為其民者惟恐公田之不善上下之情如此此其所以致豐年之報也自宣公初稅畝以來公田之外履畝而稅之上之人惟恐賦斂之不厚無復有意於私田則民之心豈復有公田之心哉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此治之所以有愧於古也蘇黃門曰民力盡矣所不足者惟雨耳此說可謂盡詩人之意也噫嘻之詩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但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為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為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為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經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嘆也

黃曰此祈穀于上帝之樂章聖人重農事之始而尤謹於農功將成之時率農夫之勤而猶慮於民



力不及之地故春而農始于耜則為之祈夏而黍稷方華又為之祈以見聖人之心重農如此其不已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以祈穀實左傳言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春夏祈穀之祀也噫嘻嘆辭也嘆王業之既成治功之既著則惟當率農夫以播百穀此不可緩者也凡治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地方三十三里而特曰終三十里者蓋有餘之數不盡舉也十千維耦者蓋萬夫之耕故曰十千論語所謂長沮桀溺耦而耕即此所謂耦也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今日駿發爾私以見成王之心惟恐農夫私田之不治也穀梁曰私田穀不善則非吏公田穀不善則非民古者盛時君民相愛如父子之相親為君者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為民者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之心欲先乎民民之心欲先乎君周家風俗之美可想矣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李曰二王之後夏商之後杞也宋也武王伐紂封

武庚於紂之故都以奉成湯之祀又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其後武庚既叛成王復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微子於宋以奉成湯之祀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也禮記曰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氏之後於宋封宋乃成王之時非武王之時也禮記之言失之矣當以書爲證古之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其先代之祖肇造區夏奄甸百姓非一朝一夕之故雖後世子孫不克負荷然盛德必百世祀不可以絕其祀故擇其賢者以繼其後以天子之禮樂而祀其祖

考所謂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者是也書曰虞賓在位丹朱堯之子舜之賓也舜之作樂而祖考來格丹朱亦與助祭之列與諸侯以德相遜以此觀之則是丹朱亦以帝者之後而助祭也故二王之後亦助祭於周焉烈文之詩言諸侯來助祭則知二王之後皆在其中可知矣此詩特言二王之後比他諸侯其禮有加焉左傳曰宋天子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其禮不得不加於他諸侯則其待之不得不如是故特爲此詩也振鷺于飛振羣飛貌雍毛鄭皆以爲澤其說簡徑王氏以爲辟靡辟靡有水鷺

所集也文王作豐有辟靡矣武王作鎬又作辟靡則靡有東西矣二正之後國於杞宋其來助祭則皆自東徂西故以于彼西雍為譬詩人之意不必如此詩人但言集于西雍未嘗以西為說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雖其適周也自東徂西然詩人之意不必如是王氏又謂鷺習水善捕魚其羽潔白可用為儀夫詩取譬於鷺者特言羽毛之似也安在其為習水善捕邪王氏以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以為我之習禮得民有容之譬夫以習禮之得民則可以譬捕魚也三代得民可以喻捕魚乎龜山辨之詳矣杞宋二王之後來此助祭亦有振鷺之容謂之我客者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我客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也在彼者在本國則人愛之無有怨惡其在此助祭則周人愛之無有厭斁以見二王之後所至之國皆愛之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以見二王之後苟能盡其忠信篤敬之道則雖近而州里遠而蠻貊無適而不可行故二王之後來助祭容止可觀在國則國人愛之在周則周人愛之無適而不愛也蓋能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則可以有譽矣又從而勉之欲其夙夜匪懈然後德音不已也觀其所

毛詩李黃集解卷三十一

通志堂

謂以永終譽則可以見在此無斁矣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是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亦此意也

黃曰

禮記言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氏之後於杞

商氏之後於宋而書言成王命微子啓代商後者蓋命微子雖成王之時然命武庚以奉商祀者實在於武王得天下之初也然則此詩所謂二王之後者豈非杞與宋歟二王之後來助祭而周人樂之故托振鷺以為之譬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雍澤也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其適周也自

東徂西故以西雍名之振鷺之來西雍也有毛羽之潔我客之來助祭也有容儀之美曰我客云者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者是也在彼無惡見其在杞宋則國人愛之在此無斁以見其來助祭則周人愛之所謂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是也成王命微子曰俾我有周無斁信乎其無斁也周公居東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亦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之意夫以二王之後其所可稱者如此而猶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愛之至也愛之不已則欲其譽之不已使之與國同休永世無窮而非止一時之名也吁成王待二王之後

如此其亦可以見周家忠厚之至歟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李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黃門謂秋祭四方

冬祭八蜡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以為烝嘗者則以豐年之詩所言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故也然載芟之詩春藉而祈社稷其詩亦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使其祈社稷之詩亦曰烝畀祖妣則祈社稷豈亦祭宗廟乎若以豐年之詩為祭宗廟則載芟之詩亦非祈社稷則鄭氏

之說不通矣至於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成百穀之祭不如王氏以為祭上帝其說為長徐安道曰祭有祈焉有報焉豐年言報上帝則祈上帝見之矣陳少南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則可見矣有載芟則有良耜有噫嘻則有豐年則知所謂秋冬報者乃是報上帝此王氏之說所以為長也天子一歲之間祭天屢矣春則啓蟄而郊夏則龍見而雩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無非所以祭天也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以為郊為雩傳既有明文可以為證

至於豐年則但知秋冬之報矣若必臆度而為某祭則不可也黍說文曰禾屬而黏者曰黍稌爾雅曰稌稻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周禮曰牛宜稌鄭司農云稌粳也豐年多黍多稌蓋黍稌無所不熟也王氏則以為利高燥而宜寒者黍利下濕而宜暑者稌其意以為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熟故所以為豐年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之多者以為利高燥稌之多者以為利下濕也黍稌無所不熟則以高廩藏之歐陽公以為助語是也萬億及秭毛氏以為數萬至萬曰億數

億至億曰秭黃帝算法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兆為京十京為垓十垓為秭為酒為醴言我之所以為此酒醴者所以進予祖考以和洽百禮奉行其祭祀神降其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故所以報之焉皆者徧也蘇黃門曰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下曰烝畀祖妣何也以其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此說得之矣但蘇氏不當以為祭方蜡王氏以為祭上帝其說得之矣然以為社稷之詩下言降福孔皆則惟天為能地道無成以順承天而已矣則不能與於此故社稷之言不及此也此皆失之鑿也

黃曰 祭有祈焉有報焉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故良耜則以秋報社稷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故豐年則曰秋冬報也陳少南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報於秋冬是一體之詩其說為當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是特詩中有烝畀祖妣之文耳然載芟祈社稷之詩亦言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則是亦可以為祭宗廟之詩乎吾以是知鄭說之不通也詳觀此篇之意蓋言黍稷之多倉廩之富而我得為此酒醴以進享於祖考以徧洽於羣神祀事所以無缺百禮之所以咸備者皆上帝之賜也蘇黃門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亦非詩人之意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李曰 班孟堅云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宣功德昔者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象勺武象勺皆是舞也觀其舞則可以見其德也蘇黃門曰始作樂謂周公始成大武也張橫渠謂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大武有所增添祖者文王也觀舜

典夔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而夔遂言
 作樂告神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則是韶樂始成而奏祖考故成王之時始作以奏
 於祖考也瞽者樂官目無所見也周禮上瞽四十
 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注瞽無目者也先王
 作樂不以人之無目而廢其職如宋之師箴論語
 之所謂師冕皆是無目者也既無目矣必使視瞭
 者相之視瞭者凡樂事必相瞽也有瞽有瞽在周
 之庭業所以飾栒為縣也植者為虞衡者為柶爾
 雅云木謂之虞郭璞注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虞
 虞既用木栒亦以木為之虞者立於兩端栒則橫
 入於虞其栒之上加以大板其上刻為崇牙因置
 五彩之羽以為飾禮記云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
 崇牙注云橫曰龔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
 業夏后氏但飾之以龍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之
 崇牙至周又畫繒為翼戴以璧垂五采羽於下樹
 翼於虞之角上飾彌多則所謂樹羽也應小鼓也
 爾雅云大鼓謂之鼓小鼓謂之應大射禮應鞞在
 建鼓東則為應應既是小鼓則田乃大鼓也明堂
 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周法
 鼓始在懸也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
 擊是也祝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今樂

毛詩李黃集解卷三十八

十五

通志堂

工擊此所以小合樂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
 鉏，敔刻以木，長尺，櫟之，籟者其名也。簫大者編二
 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管如笛
 形，小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自業虛而下，未必
 皆非他人之為。周禮：眡瞭之職，掌大師之縣。凡樂
 事相瞽。注云：大師當縣，則為之相，謂扶上則知業
 虛而下，皆是他人為之，則有瞽者從而奏之也。奏
 之者是非止設業，設虛，簫管亦已備舉其聲，則喞
 喞而和，肅雍和鳴，而各得其所，無所奪倫也。王氏
 曰：肅雍和鳴，則其人肅雍，而其樂和鳴也。以為人
 肅雍，則上文無所屬，不當從也。惟其樂之和，則先

祖是聽，當是時也。二王之後，適至於此，故觀其成
 焉。鄭氏謂長多其成功，非也。王氏以為於作樂也
 二王之後，每來助祭，其說是也。成與簫韶九成之
 成，同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以舜之作
 樂，祖考來格，而虞賓在位，當是時，丹朱來助祭，故
 獲聞舜之韶樂。今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亦獲聞成
 王之樂，其意旨同。

黃曰：始作樂而合乎祖，說者以為始作樂者始成
 大武之樂也。合乎祖者，合樂而奏於文王之廟也。
 然此詩特言合乎祖而已，安知其合樂於文王之
 廟乎？予以為祭有禘，有祫，禘者諦也，禘其祖之所

自出也祫者合也合其先祖而祭之也成王始作
 備樂以合祭於先祖之庭而歌有瞽之詩有瞽如
 所謂矇矇奏公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
 瞽百六十人如論語所謂師冕見者奏樂之工也
 樂既備而奏矣肅而敬雍而和矣此先祖之所以
 是聽也周人之尊后稷曰尊祖而祀文王亦曰祖
 至旱麓之詩言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則
 所謂祖者又不必止以后稷文王為言也此特曰
 先祖是聽烏知其止言文王哉其篇終曰我客戾
 止永觀厥成謂二王之後來助祭而永觀其作樂
 之成也舜作樂以格祖考而亦曰虞賓在位此亦

我客戾止之意也鄭氏以為治功之成非也論語
 言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此所謂永觀厥成者以作樂而言耳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鱠鱠鯉鯉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李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月令季冬乃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
 時魚潔美故特薦之周禮天官庖人冬行鱻羽膳
 膏膾注云魚水涸而性定十月初定則至季冬之
 時魚始肥美故特薦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

〔注〕云進時美物〔天官〕漁人春薦王鮪則是春之時其鮪始出故獻之也鮪如鱸其味必如鱸至春之時始浮水而北入河西上龍門而入漆沮按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自春時始出故於時始得薦之也季冬薦魚則是季冬之時衆魚皆可薦也春薦鮪則所獻者惟鮪而已或曰獻或曰薦〔孔氏〕云其義一也〔王氏〕則以為薦禮薄獻禮厚不必如此分別也猗與歎美之辭也漆沮水名岐周之水也〔毛氏〕云潛糝也〔爾雅〕云糝謂之潛〔注〕云今之作糝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王氏〕但以爲潛藏之隱故言取之

深也鱸大魚似鱠而短鼻口在頷下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鱈白鱈形狹而長鱈黃鱈魚〔陸璣〕曰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頰骨黃魚之有力解飛者鱣者額白魚也鯉者赤鯉魚也漆沮之水有魚之多鱸也鮪也鱈也鱣也鯉也得魚之多則以祭以祀故神助之以大福夫神之所以降福者豈爲魚之多邪蓋其恭敬誠信奉之以物因其時而薦之未嘗敢後此其所以天助之多福也

〔黃曰〕魚麗言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而其詩曰魚麗于留鱮魚麗于留鰻魚麗于留魴鱧知魚麗之意則知潛之意矣〔月令〕季冬乃命漁師

通志堂

始漁先薦寢廟周禮天官庖人冬行鱧羽膳膏膾
 此季冬薦魚之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周禮
 天官廩人春獻王鮪此春獻鮪之事也王氏謂薦
 禮薄獻禮厚予以為薦猶獻也詩人之言類多如
 此而奚必若是之分別要以聖人孝於其親而不
 敢忘於其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薦其時物
 備其祭祀不敢自享其美而忘其先也如是則景
 福之助豈在於區區之物哉成王以孝祭而神明
 以心感也

雖禘大祖也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李曰鄭氏以為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以
 為大於四時其說固是以為小於禘則非矣禘之
 祭則大於禘天子之郊有禘有禘有禘有禘有禘有禘
 祭諸侯之祭則有禘有禘有禘有禘有禘有禘有禘
 所當講也按春秋書大事于太廟大事者必禘也
 有事于太廟有事者必四時之祭也禘於太廟不
 言禘而謂國之大事四時之祭則不斥其名而曰
 有事言其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特斥

其名以見諸侯之僭也觀此則禘大於禘可知矣
 [孔氏]以禘大祭天人共之此亦非也孔氏但見[鄭
 氏]解禮記禘祭故以為祭天又見詩言宗廟之事
 故以為祭天其說非古之制[陸淳]辨之詳矣茲不
 復云[鄭氏]又以太祖為文王然禘者乃禘其祖之
 所自出周之興自后稷而其祖則帝嚳也禘當及
 於帝嚳豈止及於文王乎[鄭氏]徒見詩之中稱文
 武故以為文王當從[王氏]以為禘帝嚳也有來雍
 雍至止肅肅言其來也則雍雍而和及其至也則
 肅肅而欽為此者誰與乃助祭之諸侯也諸侯之
 所以助祭者以天子則穆穆想夫在宗廟之中祭
 祀之時容止可觀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之祭其祭宗
 廟果有穆穆之天子乎果有助祭之諸侯乎雖歌
 此詩何足取哉三代之時其祭祀也天子則穆穆
 諸侯則肅雍觀其容止則其心可見矣至於三家
 之祭則其心已懷僭竊之謀矣想其容止亦無復
 三代之時則徒歌其詩何所補哉天子薦進大牲
 之牲而諸侯之助祭則陳其祭祀之饌言其得四
 海之歡心如此假哉太祖也父謂之考祖亦謂之
 皇考綏其子孫使其臣則明哲其君則文武其降
 福使君臣皆賢可謂至矣既使君臣皆賢則安及

皇天無有變異焉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而安之以壽考則其福之降也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后君也王氏以宣哲維人為在王庭之人以文武維后為繼世諸侯不如蘇氏以為其君臣明哲文武然以為其君臣明哲文武蘇氏又以為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要之大祖降福於子孫既及其君又及其臣以見降福無所不備不必以先王之臣與祭為說然其所以降福者非特先祖之力先祖之配亦有力焉文母亦不必以為文王配也陳少南云文母不必是大妣文母乃文德之母也先儒則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王氏則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皆非也蓋所謂皇考烈考者皆指其祖也言皇考者尊之之辭也言烈考者美之之辭也孔氏之說則以為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則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此言非也使當時果祭文王則亦不為諱雖周人以諱事神亦不如此也自三代以前人君皆稱其名如堯曰咨爾舜則是舜乃其名也而史之書舜乃曰虞舜側微盤庚亦其名也商書之篇名乃曰盤庚則其不諱可知矣自周以前未嘗諱至周之時則諱矣然周人如稱文王則

不斥曰文王曰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若不專指其人則雖紀其字亦為無害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為衛侯鄭魯武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名也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為之諱以此見此說非也

黃曰唐陸淳嘗言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其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其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追祀之祀於始祖之廟而遂以始祖為配然則周人所謂大祖者豈非禘帝嚳乎鄭氏蘇黃門皆以太祖為文王此徒見詩中有烈考文母之辭而不察其所以為禘之義也鄭氏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王肅馬融則謂禘小於禘予以為馬融王肅之說為當而鄭氏之說非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禘有時天子兼是四者之祭而諸侯有禘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于大廟者四時之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禘祭也魯以六月禘周公必書禘者書其僭也所謂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矣吾以是知諸侯之可以禘不可以禘則禘之大於禘豈

不明哉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以為奚取於三家之堂蓋傷之也雖然此詩言禘大祖而特及於皇考烈考文母之事何也鄭氏蘇氏以此詩為祀文王其說固非李适仲以為父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陳少南亦以文母不必專言大妣皆求為之說而不可得故曲為之辭也予以為禘大祖而言烈考皇考文母之事者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文武之功及於後人如此而所以致文武之功者推所自來蓋基於帝嚳姜嫄之生后稷時也此詩人不盡之意讀者試思之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李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孔氏以為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乎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蘇氏則以為載見之作成王即政其事皆不得而考姑且闕之諸侯始見乎王也曰求厥章而已載始也鄭氏謂曰求厥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非也新君即位諸侯來朝求新法度文章也非是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諸侯來朝故其所建文龍之旂則陽陽而明其

在軼之和與旂上之鈴則央央而有聲又以脩皮
 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鷩然而美鷩金飾
 貌新君即位諸侯來朝信乎其有光大也故曰休
 有烈光惟新君即位因而助之見於武王之廟以
 致其孝享之意而助其天子之福而又戒之保其
 多福也王氏則以為思有道之多祐也皇有道者
 也鄭氏則以思使成王之多福非也思皇與思皇
 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烈
 文辟公綏以多福上文言思皇多祐是天子享其
 福也此又言諸侯受其多福光大文章之諸侯又
 受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
 也天子得四海之歡心而受其多福諸侯奉天子
 之意亦受其多福所謂福者果何自而來哉福者
 順也蓋既順則百福自來矣

黃曰孔穎達謂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以祀
 武王焉蘇黃門又謂載見之作成王未即政李迂
 仲以為其事不可得而知姑且闕之予嘗深考此
 一篇之義乃知孔氏之說為有據未可輕也夫詩
 言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則是始見成王以求其法
 度典章也又言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則是成王率
 之以祀武王其說亦明矣成王得四海之歡心以
 祀其先王則成王有得福之道四海之諸侯各能



以職來祭則諸侯亦有得福之道君臣之間並受
多福而更相勸戒以保之於無窮盛矣哉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李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於是

微子來見祖廟振鷺之詩乃助祭之詩有客之詩

乃始受命之詩也有客指微子也王氏以為君謂

之賓臣謂之客有客有客美微子之臣而已美其

臣乃所謂美其君也此說大不然王氏但按周禮

而為言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

云大賓要服已內諸侯大客謂之孤卿王氏按此

為說然大賓大客在周禮則然矣詩人未必然也

振鷺之詩言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亦是稱二王之

後有瞽之詩言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亦是稱二王

之後而於有客之詩獨以美微子之臣何邪邢之

詩言我有嘉客亦不夷懌亦豈可以為臣邪按左

傳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客者但稱其君也禮

記曰天子無客禮則諸侯有客禮焉安可以為微

子之臣乎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檀弓

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以戎事乘之則微

子亦乘白馬也文王之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則是殷人助祭所服之冠也
 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代之所尚雖已
 易代矣而其臣猶服其冠乘其馬也鄭氏以為亦
 武庚也武庚為二王之後乘殷之馬及叛而誅不
 肖之甚也夫詩人言亦多矣如鳳皇于飛翹翹其
 羽亦傳于天鄭氏亦以為眾鳥歐陽破之曰有鳥
 高飛亦傳于天此詩語辭不必亂生枝葉也言微
 子來見祖廟則其威儀萋且而敬慎又慎擇其從
 者之眾以見微子之從者無不賢也敦琢治玉之
 名言慎擇其眾如人之治玉也一宿曰宿再宿曰

信曰信信言其信而又信也宿宿言其宿而又宿
 也以見其四宿也微子之在周至於四宿周人猶
 且留之則以繫而絆其馬以見周人愛之如是之
 至也及微子之去也則又追之追者餞送之也其
 餞送則左右安之蘇氏以為所以安之無方是也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此又以見周人愛之之辭也
 淫大也言微子既有威矣而又有福也既有威者
 以居其上公之位統承先王之禮物也又有福者
 言有德而天降之福也觀此詩既有以見君臣之
 皆賢又以見周人之賢也微子之威儀敬慎其君
 之賢如此而又追琢其旅則從者之賢可知矣微

子在周四宿周人則繫其馬既歸之矣而又追之則周人之好賢可謂有加而無已也有客與振鷺之詩大抵相類振鷺之所謂亦有斯容者即此詩所謂有萋有且是也此詩所謂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即振鷺之詩所謂在此無斁是也以微子之賢周人愛之如此則其治國可知也使武庚能如微子之賢則周人留之追之亦如微子矣豈至見殺哉以微子觀之則見周人所以討武庚者豈得已哉惟其人不肖而已

黃曰武王之討武庚所以存商也周公殺之豈武王之意哉吁是不特非武王之意而亦非周公之意也殺武庚而命微子則成王周公之心益可見矣武庚之惡周人惡之之深微子之賢周人愛之之厚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既誅之矣而且疾其破我斧缺我斨惡之之深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愛其人矣而愛其馬愛之之至也故有客云者喜之之辭也申而言之者不能自已之意亦白其馬說者以為商尚白故以白馬言之予以為詩人之辭不止於此蓋周人之愛微子也則見其所乘之馬亦愛之見其所御之僕亦愛之馬有潔白之色人有萋且之敬旅有追琢之容則周人之於微子無所不愛也一宿曰宿宿宿則宿之非一宿矣再宿

曰信信信則信之非一信矣微子之在周如此其
 久也而周人之情猶恐其去之之速也繫其馬而
 留之追其左右而安之則愛之之情豈有窮已邪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願之之辭也謂微子既承先
 王之禮物而作賓于王家其威既大矣而天之所
 以降福者又甚易也夫微子以受命之始而來見
 祖廟蓋當然之事而周人愛之不能自已則微子
 之賢為何如邪噫周公成王之殺武庚公天下之
 所同惡而殺之也其命微子也亦公天下之所同
 好而命之也武王之封武庚固所以存商而成王
 周公殺武庚亦所以存商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透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九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者定爾功

李曰武詩者乃武王之樂歌也周禮曰舞大武以
享先祖謂之大者如堯之樂大章舜之樂大韶禹
之樂大夏湯之樂大濩武王之樂大武是也此詩
乃武王之樂歌也皇美也於乎美哉武王之為君
其功烈可謂無與強矣其始也則信有德者文王
受命作周以開示我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繼嗣
而受之得以勝殷止殺致定其成功焉遏者止也

劉者殺也劉與虔劉我邊陲之劉同者者致也鄭氏以爲耆老言武王誅紂年老乃定汝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按左氏宣公十二年引此詩曰耆定爾功者致也其意言致紂於昏昧者故以耆爲致也王肅亦云致定其大功當從毛氏與王肅之說武王之始也未嘗有取天下之心觀大武之詩與大武之舞可見矣按禮記摠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其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鬪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爲止戈之武也大武之意在於止戈也大武之詩在

於止殺其類一也後世以謂大武聲淫及商則是有貪商之心也故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且武王本無取天下之心而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且大武之樂終不如舜之爲善豈其有貪商之心哉唐太宗即位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太宗快一時之意以取天下止戈之武果安在哉韓文公嘗作元和聖德詩以謂解脫孳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胷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剗膾

補文公詩所以形容聖德而不知其詩適足以爲
憲宗之暴其與武王之詩異矣

黃曰堯之樂曰大章舜之樂曰大韶禹之樂曰大
夏湯之樂曰大濩武王之樂曰大武夫樂所以象
德亦以見聖人之心也觀此一詩而武王之心可
見矣夫言武王功烈之盛而必及於文王積累之
久者以見周家之當爲天子而非武王之有心也
勝殷遏劉劉者殺也如虔劉我邊陲之意也者定
爾功者老也如上帝者之之意也武王之伐紂
也救民於塗炭之苦而遏絕其殺人之事如武成
所謂以遏亂虐者是也然武王之於紂未嘗不欲
其改過也旣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然後不得
已而伐之蓋至於老而後成定天下之功所謂須
暇五年者是也烏乎武王之心吾於大武見之故
大武之舞在於止戈而大武之詩在於遏劉後世
謂大武聲淫及商而孔子以爲有司失其傳也若
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信武王之
心而不疑武王之樂至於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蓋武王之心自有不足之意具見於樂非孔子始
爲是論也襄公十九年季札來聘見舞大武者曰
美哉有周之盛其若此乎吁若季札者其真知武
王之心矣

閔予小子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八 周頌

李立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嬛嬛在疚 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 念茲皇祖 陟降庭止 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

訪落 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 率時昭考 於乎悠哉 朕未有艾 將予就之 繼猶判渙 維予小子 未堪家多難 紹庭上下 陟降厥 家 休矣 皇考 以保明其身

李曰 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其廟之樂歌而康成以謂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

於廟也則以為未攝政之時無所考證大抵此詩言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是始除喪之辭當且從鄭氏之說孔氏以為若已除喪當為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其說是也閔予小子皆是居喪之辭也言困病之小子乃遭家之不造造者成也武王之死則無所成立亦如人之遭喪家之不幸也說文曰疚貧病也因舉此詩嬛嬛在疚其字與哀此字獨之義同則知嬛者孤獨而已閔予小子皆是死喪之辭也如左氏傳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則是閔者居喪之稱也而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

通志堂

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之辭為言王氏以為文武為周天下未集而終故成王自以為遭家不造也張文潛以為成王而溢之則未收泮渙則未圖法度則未立故以為遭家不造者也然武王之業豈有至死而未成乎蓋所謂遭家不造者但以武王之死則無所成立故也非必以業未成為說也皇考者武王也言武王能終身克孝於文王鄭氏以為武王長世能孝故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者非也所謂永世克孝者亦猶大舜終身慕父母也然武王之所以為孝者果何為哉不過念茲皇祖而已皇祖文王也文王之為文王以其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庭直也惟武王能法於文王故我小子夙夜欽之不敢懈怠其心言為君之道繼其序事故其心未嘗忘於文王也文王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之間無有愧怍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亦本於此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率時祖考為孝其曰夙夜敬止則可以繼陟降庭止之道矣易曰敬以直內惟能敬則能直矣。訪落乃成王即政謀事於羣臣也孔氏云閔予小子之篇王所以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

故下篇言謀此說是也訪謀也落始也言成王謀其始即政之事也王氏鄭氏以訪予落止為成王之言率時昭考為臣下之言朕未有艾又為成王之言蘇氏皆以為成王之言當從蘇氏之說言成王始訪即政之事欲率循昭考武王之道巍巍乎悠遠而不可及而成王方幼冲未有所經歷將勉強以從就之繼其道而猶恐泮渙而不合艾歷也王氏以為欲羣臣扶持成就之以繼圖天下之泮離渙散也張文潛以為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邪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傍肆至於成王將欲收之以立法度之節故也是皆以為繼圖天下之泮離渙散其說非也所謂泮渙者但是欲繼武王之道猶恐泮渙而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武王之盛德嘆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故也然所以繼道而猶恐不合者則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故也紹庭上下此又深言武王之道也紹文王直道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美哉皇考所以保明其身也王氏以為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其說是也夫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者又人君之本也始即位

王言正書集卷之六

六

通志堂

之時而知所戒慎猶恐其終之不繼苟始之不慎則終為如何故伊尹告太甲以謂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告成王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固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言始之不可不慎此訪落之詩所以作也成王即政之初閔予小子訪落之詩其言皆自處於涼薄惟恐其忝父之訓書大誥之篇亦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此皆是慄慄危懼之心也惟其即位之初而存戒懼之心故謀羣臣以始即政之事則宜其以中人之質而保其盈成之業也

黃曰 閔予小子蓋成王始即位而朝於廟之詩也

鄭康成 **李迂仲** 皆以為成王未即政之詩然訪落之詩言嗣王謀於廟落者始也是始即位謀之於羣臣也成王朝於廟之時羣臣在焉故成王因而謀之則朝於廟與謀於廟之詩皆是一時所作鄭氏李氏於閔予小子之詩既言成王之未即位而至於訪落之詩則又言成王之始即位何其相戾也予嘗言詩至此二篇蓋喟然而嘆曰人謂成王為中材之主其亦不知成王者哉夫當武王之後王業已成矣天命已固矣天下靡靡乎無事矣而二詩之作皆有慄然若處危難之辭讀之使人肅然而有不敢自忽之意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維

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若禍患之迫乎其後而不能以自安豈成王矯為是言哉此皆其誠心之所著見而不能自已也蓋天下之治常生於戒謹恐懼之中而天下之亂常基於泰然自滿之日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無虞而戒無難而畏此其能保治於無窮也中材之主其何足以語是乎天誥之書亦言予維小子若涉淵水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又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皆若此二詩之意則成王之心亦可見矣雖然成王之所以自警者如此而成王之所以自勉者不止於此也閔予小子言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而訪落則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謂我文武直道而行俯仰無愧則我亦當繼其直道而期無愧於俯仰之間也閔予小子言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而訪落則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吾於繼序思不忘之一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以文武為念想其食見於羹坐見於牆而不能以頃刻忘也吾於以保明其身之一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以文武勉其身想其心惟恐言之或過行之或虧而身之或不正也吁吾於此二詩見成王之用心真文王武王之用心成周泰和之治雖本於文武之功而亦成王以此心致之也人謂成王為中材之

通志堂

通志堂

主何足以知成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李白

訪落之詩成王謀政於羣臣敬之之詩羣臣

進戒於嗣王所以荅成王謀政事之意也蓋自敬之敬之以下至日監在茲此羣臣之進戒也自維予小子以下此又成王因羣臣之進戒故又問所以持敬之方欲知其所以進修之道也敬之敬之言不可不敬也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

哉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也未有惡而不獲禍也天之道顯矣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為不易也鄭氏以易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杜元凱注云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歐陽公亦以為難易之易如文王之詩命之不易鄭氏以為改易之易凡詩之所謂不易皆以為改易非也夫天命難諶如此凡為人君者無以天之高高在上去人為甚遠而不知敬也士毛氏皆以為事意或然也然鄭氏以為天主其事謂運轉日月施其

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此則非也陟降厥士是指人君而言也惟其指人君而言則人君俯仰之間所爲之事天皆日監而見之矣夫天之去人甚遠而其監人則不遠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人之出入天亦從而出入人之游衍天亦從而游衍則是天命常在目前也爲小人者乃以天爲去人甚遠故人所不覩則未嘗戒慎人所不聞則未嘗恐懼是欺天也天其可欺乎苟知日監在茲之說則必知所敬矣日監在茲言天之監人常在此也天監在茲則敬之道豈可須臾離之哉故羣臣進戒嗣王欲其知敬之道也

觀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懍懍湯之慄慄文王之汲汲與夫武王之所以造周皆莫不本於此則爲人君者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居有隱顯之不同其存心則一也有煩簡之不同其存心則一也大學中庸所謂慎獨者亦猶此則知羣臣之進戒嗣王欲成王知持敬之道良有旨耳成王因羣臣之進戒乃曰維予小子未明乎持敬之道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學緝熙于光明輔佛是任以示我顯德行然後知持敬之道矣觀閔予小子以夙夜敬止爲言訪落之詩又以紹庭上下爲言則知成王固知敬之道矣猶曰不聰敬止者

此足以見成王之賢也成王以羣臣戒我所敬止之道然成王知以涼薄之質未堪家多難尚未知敬之之道為何如而行之故必待學緝熙于光明然後可以知敬之之道也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然後誠意故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知所謂敬之矣而又在當時之人輔之示我顯德行也佛弼也仔肩任也張文潛之說曰德行固道之顯也而曰示我以顯德行者學之始也道固當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但言示我以顯德行然未必詩人之意蓋成王自處於不明故必待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賴輔弼之臣示我以德行則為成王者雖愚必明然後可以知敬之之道此成王之意也

黃曰成王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故羣臣亦進其敬之之戒以荅成王之休自維予小子以下又成王荅羣臣之辭也觀此一詩其君臣更相戒勸更相荅問皆以敬為主敬之敬之猶所謂欽哉欽哉之意也羣臣以敬之之道戒成王而使之知天道之甚彰天命之可畏雖閭室屋漏之間而敬之之念不可少忘凡進退羣臣之際常若天之有以臨乎其前也而成王之荅羣臣則又以為予小子耳未知其所以為敬之之道庶幾積學以成之耳尤賴爾羣臣輔弼之功而告我以德行之著

也嗚呼羣臣之所以戒成王與成王之所以答羣臣者不出於敬之一辭蓋人君惟以敬存心則雖不睹不聞之地而亦如承大祭之時敬心少衰則雖天地鬼神臨之猶將藐然而況不顯之中亦何所不至哉不特此也大雅文王之篇大臣之所以告成王者亦曰於緝熙敬止而成王朝於廟之詩亦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則成王君臣之間凡議論之及未嘗不以敬為念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其諄諄之意無非以敬為主而以天為戒羣臣之進戒成王特曰敬天云者其亦如伊尹之意歟

觀書之所載皆帝王為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其汝克敬德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己誠以天下治亂之基皆在於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王之所以亶亶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民之道而先之曰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為人君者試以是思之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葺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毛詩李黃集解卷三十九

十一

通志堂

四九
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李曰小苾之詩乃成王懲戒往日之事自此欲戒
慎幾微之事亦欲羣臣助己而以知禍亂之機也
惟其懲艾後患言往者管蔡流言雖以周公之忠
聖幾陷於管蔡之計中今則欲懲往日之事而慎
其後患遂使羣臣莫予莽蜂自求辛螫也莽與莽
云不逮之莽同莽者使也言汝羣臣莫使我為蜂
乃汝自求毒成王既悟管蔡之流言故羣臣不得
復為流言亦如漢昭帝既悟上官桀之譖亦曰復
有敢譖光者坐之其意一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
鳥此則言管蔡流言之禍也桃蟲爾雅云鷦鷯陸璣

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蓋此始小而終大
也方桃蟲之始也無能為矣及其翻然而飛則為
大鳥亦如管蔡之流言其始甚微而其終則為王
室之禍況我於是時年尚幼冲未堪家多難成王
新即位既遭不幸矣苟又遭流言之禍是重遭不
幸也故曰予又集于蓼夫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縣
縣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將尋斧柯天下之禍
常作於細微之中始苟不圖則其終汗漫而不可
救管蔡流言苟能圖之於其始則雖頃刻去之可
也惟其始之不圖而圖其後故必待三年之久然
後可以無禍蓋不能圖其始而其後無救矣亦如

上官桀之徒使昭帝不能正其始則其後圖之豈不難哉此不得不慎也

黃曰百尋之岸或潰於一穴之蟻千間之厦或燼於一隙之煙天下之事當於其微而謹之不可以事之小者為不足慮而忽之也天下之禍常起於不足慮之處而事之滋蔓而不可圖者常存於萌蘖之初是以聖人知治亂之機而每謹於常人所忽之地之非為是過慮也蓋以涓涓不壅將成於江河緜緜不絕將尋於斧柯豈不甚可畏哉是以古之聖人堅冰之戒常存於履霜之初苞桑之繫尤謹於安強之日成王當天下治安之時而作小

毖之詩以求助其意誠在是也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李曰此詩乃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春藉田而乃祈社稷者蓋天子親耕不能終畝故借民力以

終之則知是詩乃藉田之後因而祈社稷焉此詩不言藉田者蓋特因藉田及社稷故其因而及之耳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是藉田祈社稷不同月也今此乃云春藉田而祈社稷其事可疑若以月令為呂不韋所作則其說未可盡信若非呂不韋之誤則此序之誤皆不可得而知也禮記言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則是社有二也孔穎達以此社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蘇氏以為王社二說皆未可必假此詩兼祭二社亦未可必始且闕之以待知者左氏曰芟夷蘊崇之則是除草謂之芟也

也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則是除木曰柞也始也開闢其土田則除其草木然後從事於耕其耕則澤澤然惟其除草木然後土氣解散其耘作者有千耦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也其所耘之地或往之隰畛隰者新發田也畛者舊田有徑也其耘之人則維主之家長侯伯之長子主為家長則知伯為長子也亞伯之次也旅眾子弟也疆有餘力者如周官強予任民以用也如左傳師能左右曰以之義同以先王之時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則地無餘利矣侯立侯伯侯疆侯以則民無遺力矣安有惰農之患哉噴眾貌言眾人飲食之聲也



婦人有饁為夫者則愛其婦也為婦者亦依其夫也依亦相愛之意言婦人行饁之時則相慰勞苦於此而述其情也上文言千耦其耘於此言利其耒耜有事於南畝播厥百穀而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其苗之生長其中又有傑然者其衆苗皆齊等而生而耘者縣縣而不絕也王氏以謂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也今日縣縣其庶則既苗而耘也此之所謂既苗而耘其說固是上文千耦其耘以謂既耕而耘則非矣方其始也除去草木然後可從事於耕及草木既除然後俶載南畝方從事於耕也非是既耕而耘也禾既成熟於是穫之濟濟而衆其穗實之多則至於萬億及秭故可以為酒為醴而進予祖妣以和洽百禮飴芬芳也香可以薦其賓客故為邦家之光椒之馨可以養老胡考者耆老也儀禮士冠禮祝辭曰眉壽萬年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左氏以為雖及胡考獲則取之杜元凱曰胡考元老之稱也則知胡考乃老人也且此也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年方有豐年其所由來也遠矣造始而先之者天道也作成而繼之者君道也王氏以為率時農夫播厥百穀為造始而先之也此詩實函斯活為作成而繼之也凡此詩一一

也此詩實函斯活為作成而繼之也凡此詩一一

以天地配之如言成象者天道也成形者地道也其穿鑿如此何其勞也竊嘗以謂噫嘻者是祈穀之詩載芟亦是祈穀之詩豐年者是報祭之詩良耜者亦是報祭之詩噫嘻豐年言祈上帝載芟良耜言祭社稷特詳略之不同耳噫嘻豐年其說為略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欲知祭天地觀諸此而已然觀載芟之文則可見詩人形容物態之巧其始也言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其次又及於行饁之夫婦相慰其勞苦又其次及於禾之成熟則載穫濟濟及其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

王順

百禮默而觀之如觀諸畫圖如大田信南山甫田生民之詩亦然且黍稷者一微物耳詩人形容其巧屢矣如曰厭厭其苗緜緜其庶可以見春生之多也如曰穫之捃捃積之粟粟又以見穫之時也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又以見祭祀之用也凡此之類皆曲盡其狀使後人為之則必數十句然後盡其物態豈能盡其物色哉詩人獨以一二句而物態自見則知詩人之為詩真可為後世之法也

黃曰藉田者天子所耕之田也藉者借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天子親耕不能終畝借民力以治之故謂之藉田周禮甸師氏之所掌也載芟一詩乃

成王春藉田而祈社稷然考之月令天子親耕在於孟春而擇元日以命民社者在於仲春時既不
同而此詩乃合而言之者蓋此特言春而不言月
要之皆在於春也古之聖人親耕以率民而尤慮
民力有所不及之地於人為之求社稷焉甫田言
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而雲漢亦言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則社稷之祈信乎其不可緩也當周之時為
君者不少忘於農為民者不少倦於農此所以自
古有年振古如茲而為豐年之屢歟此一篇訓詁
甚詳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畷畷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
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鋤斯趙以薅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挈挈積之栗栗其崇如墉
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
有捋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李曰畷畷毛氏曰猶測測也說文曰治稼畷畷進
也爾雅曰畷畷耜也舍人曰畷畷耜入地之貌郭
璞曰言嚴利也數者之說皆不同然大抵是刃利
之狀農夫以利刃而耕遂始事南畝播厥百穀皆
含生氣以生長於是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
王氏曰其曰或來瞻汝非是婦子也然觀詩之意

言或來瞻汝者不過言婦子耳不必泥一或字也
 卻缺之妻饁其夫有童子以黍肉餉七月之詩曰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甫田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
 南畝皆是婦人耳其婦行饁則有筐筥之器其所
 盛之物則有黍之美穀也農夫食黍足以見其豐
 年也載筐及筥其饁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
 與所盛之物也其筥伊糾其縛斯趙此則言農夫
 也言行饁之時見農夫所戴之筥則糾糾然而輕
 舉所執之田器則刺地以薅說文曰拔去田草也
 荼陸穢也薅水草也其薅去其荼薅而荼薅已朽
 敗黍稷遂長而茂盛於是獲之則有掙掙之聲其

實之積則粟粟而多積之高大則如城雉之險其
 密則如櫛之相比既積之矣於是開百室以納之
 百室既盈矣而婦子於是安寧蓋是時終歲勤勤
 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蘇氏曰聖
 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
 豐實婦人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畏畏良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
 筥其饁伊黍其筥伊糾其縛斯趙以薅荼薅當此
 之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
 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者荼薅朽止黍稷茂
 止穫之掙掙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捄其角以
 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
 得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
 快於一歲其說甚善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
 人之善志故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夫勤者有
 以自忘其勤勞怠者亦知以自奮則天下之人趨
 事赴功而其心未嘗惰於三農之務也既獲豐年
 矣乃殺是特牲黃牛黑脣曰特其牛之角則捄捄
 然穀梁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此之
 所謂有捄其角者即穀梁所謂斛角也其字不同
 其義一也社稷之牛角尺殺時特牲所以報祭社

尔威

稷復嗣前歲以求豐年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
 先也鄭氏云求有良司嗇非也王氏言有嗇其饁
 則言饁之容載筐及筥則言饁之器形乃謂之器
 則器也者地道之成也以其罇斯趙則指其器以
 薈茶蓼則指其物王氏之學好生分別故以載芟
 言地道之始故其詩亦必言其始此詩言地道之
 終故其詩亦必言其終兩篇之中皆附會其說如
 曰其笠伊糾則嗇也嗇則土之性如此之類乃其
 穿鑿如此夫坤之吝嗇固然矣使果可以附會其
 說則凡詩之文皆可附會以為說王氏之學不可
 不戒也載芟之詩多與此詩相類載芟之詩曰有

通志堂

畎其耜此詩則曰畎畎良耜載芟之詩曰俶載南
 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此詩言亦如此載芟之詩
 言厥厥其苗緜緜其庶此詩亦曰以薈荼蓼載芟
 之詩言載穫濟濟此詩亦曰穫之桎桎載芟之詩
 曰有實其積此詩則曰積之栗栗自此以下其文
 大抵相類又安得以載芟言地道之始此詩言地
 道之終乎如以此詩言地道之成則必指其器既
 曰畎畎良耜則載芟之詩有畎其耜何以復言器
 邪則王氏之說不攻而自破矣噫嘻是播種之詩
 故其詩專言播種豐年之詩是收成之詩故其詩
 專言收成此二詩分別明甚無足疑者而載芟良

耜之詩乃異於噫嘻豐年之詩者蓋以祭祀上帝
 之詩其辭略故言播種而不及收成言收成而不
 及播種蓋不用繁辭也祈社稷之詩則其辭繁蓋
 祈社稷欲其豐年故其言及於豐年如曰載穫濟
 濟報祭之詩必自播百穀然後可以得豐年故自
 播厥百穀而言之其辭不得不繁二詩之意如此
 而已若謂載芟為地道之始此詩為地道之終則
 泥矣

黃曰有載芟之祈則有良耜之報禮也然祈上帝
 與報上帝之詩則其言略祈社稷與報社稷之詩
 則其言詳蓋祀帝而略其辭所以尊之也祀社稷

而詳其辭所以親之也詳觀載芟良耜之詩其所
 以形容耒耜之器黍稷之熟豐年之慶者無所不
 盡始則言其農夫耕耨播種之勤婦子饁餉喜樂
 之意而終則言其倉廩委積之盛享祀燕飲之樂
 而又為之求來歲之稼與嗣歲之功以繼古人豐
 年之效其言意之無以相異也而安辨其為祈與
 報也哉蓋祈之之詩則詳及其耕種之事報之之
 詩則詳其收成之事故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願其
 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闕也良耜言殺時
 禘牲者則專主祭祀而言也二詩之意亦明矣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紕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李曰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也蓋以辛
 巳之日祭於太廟而壬午之日乃用繹祭則是繹
 乃祭之明日也賓尸者以賓事所祭之尸也周謂
 之繹商謂之彤書所謂高宗彤日即此祭也絲衣
 之詩繹祭之樂歌也其後高子謂祭靈星據繹祭
 行於廟門之外豈復祭靈星邪高子與孟子同時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
 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夫以小弁之

詩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如絲衣之詩乃繹賓尸之詩而高子以為靈星之詩若高子者非惟失之於小弁抑亦失之於絲衣矣竊謂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郊祀志云親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注曰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詩豈謂此邪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之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丑所言是也其二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則以為禹之聲樂過於文王高子之學人以為是已以為非人以為非已以為是徒知求異於人而不知自失之固陋也高子之學既失之矣

而後人復以其言而列之於此則誤矣當削去之可也絲衣其紕毛氏以為鮮潔貌說文以為白鮮貌俶俶毛氏以為恭順貌說文以為冠飾貌夫祭之前士之行禮則設絲衣其色必紕然而鮮潔所戴之弁則俶俶然而恭順從廟堂而徂於門塾之基所以告濯具也又視三牲從羊而之牛所以告肥充也大鼎謂之鬯鼎圜弁上謂之鬯舉其鼎鬯及鬯所以告潔此亦祭之明日薄於祭祀故但使士行禮焉孔氏云若正祭則小宗伯省牲視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此繹祭輕故使士其說然也繹祭既在於

廟門之外則所謂基者非廟堂之基乃門塾之基也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則各盡其敬矣既盡其敬然後祭焉既祭之矣然後有旅酬之節飲宴而用罰爵但觥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其有美酒皆思自安不諠譁不傲慢故以此得壽考之福吳說文曰大言也徐鎰曰大言故矢口而出聲後世以吳從口從天此皆謬也孔氏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而恭欽明矣孔氏之說深得詩人之意謂上五句自絲衣其紕至鼐鼎及鼐此其未祭之時是告濯告充告潔無所不謹則臨祭之時謹於禮可知也下四句自兕觥其觥至胡考之休既祭之後飲酒未嘗至於諠譁失禮則當祭之時謹於禮可知矣學詩者當通其倫類以詩之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可以通詩矣

黃曰絲衣之詩其意明甚自漢儒雜取高子之言而汨之而詩之大義不全矣祭之明日復祭曰繹所以賓尸者也古之祭必立尸至於祭之明日所以賓事所祭之尸故爲繹祭焉周謂之繹商謂之彤所謂高宗彤日則其繹祭也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夫辛巳祭而壬午繹之

此所謂祭之明日也絲衣本宗廟之祭而高子以爲靈星之尸豈不失詩之意乎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高子蓋與孟子同時人其繆於詩者孟子辨之詳矣以追蠹而論禹文王之聲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此皆高子之蔽則以宗廟之尸爲靈星之尸又何怪乎靈星之祭未之前聞至漢高祖詔天下立靈星祠見於漢書郊祀志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尸其此之謂乎漢儒雜高子之言以汨一篇之義今宜削此一句而詩之大義復

全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李曰大武之詩張橫渠嘗以謂必是武王既死周家所奏之樂舞於武王之廟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也不如是則武王之樂既奏之矣胡爲至此而復告成邪前漢志曰周公作勺簫舜樂也勺武樂也其字但從勺顏師古注云勺讀作酌至左傳但作汧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然觀此詩未嘗有酌字而詩以酌名篇故作

序者但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鑠美也美哉
 文王之師也退而自養與時皆晦蓋時未可為也
 養者但晦而自養也鄭氏謂養紂暗昧之君以老
 其惡是誣文王也歐陽氏以為苟如鄭說則文王
 幸紂為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
 為孔子何誣稱其美哉惟文王之時不可為故遵
 養時晦至武王之時周室始大明盛矣天下有大
 助之者武王寵而受之躊躇乎王之成功也文王
 之時不當為故不為之武王之時可以為故為之
 苟可為之時而為之是當其可也武王當可為而
 為之故其功所以躊躇然而有成是用後世嗣續

而不絕然其所以傳嗣而不絕者蓋能合天下之
 公而信於眾也說者多以我為武王王氏以我為
 成王寵受武王之業歐陽以為武王能興此王業
 成王寵受而成之張文潛以為成王寵受武王之
 成功其武功躊躇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我
 但當從鄭氏以為武王躊躇武貌此詩乃武王之
 詩故詩中言武王之事則知我者但是武王也
 黃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待成王即位而始
 用之如洛誥所謂肇稱商禮祀于新邑所以明成
 王即位而後行周禮也前漢志言周公作勺顏師
 古注曰勺讀曰酌則酌一詩乃大武之樂既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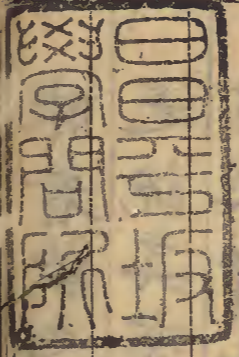
告於武王是廟也觀此詩未嘗有酌字而詩以酌名篇故序者以為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可謂得於言意之外矣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鄭氏以為文王舉商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宣公十三年隨武子舉是詩以為暗昧而杜氏注云致紂於昧者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幸紂之為不善養成其惡以為取之之道其又何足以為文王乎學者不知聖人之心而信口耳之學則昧於聖人多矣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蓋仲虺戒湯以為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而後世以為湯於弱者兼之

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是誣湯也彼鄭氏之說其亦誣文王歟要以此詩之意詩言美哉文王之師也退而自養與時俱晦可以與民同患而乃退藏於密藏其威而不用懷其勇而不矜以見其無取天下之意至於天時之已至人心之已歸然後武王不得已而受之以成周家之王業故後世子孫所以嗣而不絕者皆武王有以合天下之功孚天下之眾夫惟得之無媿故能傳之無窮若得之不以其道取之非其所當取則非惟有媿於一時亦有媿於後世文王順乎天理而養時晦武王順乎民心而成王業所以八百其年三十其世

而天命卷心之不容釋歟噫成王奏武王之樂而序者以為酌先祖之道其旨亦微矣學者當以意悟之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王', '詩', '意', '精', '美']

